

21世纪汉语诗歌前沿读本
新世纪十年诗歌档案

明天

[第叁卷] 主编 谭克修 李少君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雷平阳 臧棣 伊沙 李少君 杨键 娜夜 陈先发 蓝蓝 潘维

桑克 余怒 侯马 张执浩 小引 徐江 哑石 卢卫平 柳宗宣

宇向 尹丽川 朵渔 沈浩波 胡续冬 谭克修 江非 巫昂 李小洛

叶丽隽 金铃子 魔头贝贝 横行胭脂 黄礼孩 远人 刘春 徐南鹏 海啸

郑小琼 肖水 嘎代才让 熊盛荣 李成恩 阿斐 唐不遇 丁成 余西

黄帝子 代雨映 八零 三米深 木桦 春树 谷雨 旋覆 西毒何殇

ISBN 978-7-5354-5608-3



9 787535 456083 >

定价：36.00元

21世纪汉语诗歌前沿读本
新世纪十年诗歌档案

明天

[第叁卷] 主编 谭克修 李少君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天(第叁卷)·十年诗歌档案/谭克修 李少君主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354—5608—3

I.明… II.①谭…②李… III.诗集—中国—当代 IV.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2163号

责任编辑:沉河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川上

责任印制:左怡 包秀洋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027—87679362 87679361 传真:027—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640毫米×960毫米 1/16 印张:22.125

版次: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10128行

定价:36.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前言

谭克修/关于《明天》的流水账	001
----------------	-----

60 后

18 人

雷平阳卷	003
臧 棣卷	008
伊 沙卷	014
李少君卷	020
杨 键卷	024
娜 夜卷	028
陈先发卷	031
蓝 蓝卷	036
潘 维卷	040
桑 克卷	047
余 怒卷	050
侯 马卷	054
张执浩卷	059
小 引卷	063
徐 江卷	068
哑 石卷	073
卢卫平卷	078
柳宗宣卷	082

70 后

18 人

宇 向卷	091
尹丽川卷	096
朵 渔卷	100
沈浩波卷	104
胡续冬卷	109
谭克修卷	114
江 非卷	125
巫 昂卷	130
李小洛卷	136
叶丽隽卷	141

目录

金铃子卷	145
魔头贝贝卷	148
横行胭脂卷	151
黄礼孩卷	157
远 人卷	160
刘 春卷	165
徐南鹏卷	171
海 啸卷	175

80 后

18 人

郑小琼卷	183
肖 水卷	194
嘎代才让卷	199
熊盛荣卷	204
李成恩卷	211
阿 斐卷	217
唐不遇卷	223
丁 成卷	229
余 西卷	238
黄帝子卷	242
代雨映卷	244
八 零卷	250
三米深卷	255
木 桦卷	259
春 树卷	262
谷 雨卷	268
旋 覆卷	272
西毒何殇卷	278

2000—2009 新诗纪事

谭五昌等/2000—2009 新诗纪事	282
---------------------	-----

代编后记

李少君/诗歌的草根性时代	327
--------------	-----

60后

18人

雷平阳 卷

亲 人

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
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
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
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
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
假如有一天我再不能继续下去
我会只爱我的亲人——这逐渐缩小的过程
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

荒 城

雄鹰来自雪山，住在云朵的宫殿
它是知府。一匹马，到过拉萨
运送布料、茶叶和盐巴，它告老还乡
做了县令。榕树之王，枝叶匝地
满身都是根须，被选举为保长
——野草的人民，在废弃的街上和府衙
自由地生长，像一群还俗的和尚

003



第叁卷

母 亲

我见证了母亲一生的苍老。在我
尚未出生之前，她就用姥姥的身躯
担水，耕作，劈柴，顺应
古老尘埃的循环。她从来就适应父亲
父亲同样借用了爷爷衰败的躯体
为生所累，总能看见
一个潜伏的绝望者，从暗处
向自己走来。当我长大成人
知道了子宫的小
乳房的大，心灵的苦
我就更加怀疑自己的存在
更加相信，当委屈的身体完成了
一次次以乐致哀，也许有神
在暗中，多给了母亲一个春天
我的这堆骨血，我不知道，是它
从母亲的体内自己跑出来，还是母亲
以另一种方式，把自己的骨灰搁在世间
那些年，母亲，你背着我下地
你每弯一次腰，你的脊骨就把我的心抵痛
让我满眼的泪，三十年后才流了出来
母亲，三岁时我不知道你已没有
一滴多余的乳汁；七岁时不知道
你已用光了汗水；十八岁那年
母亲，你送我到车站，我也不知道
你之所以没哭，是因为你泪水全无
你又一次把自己变成了我
给我子宫，给我乳房
在灵魂上为我变性
母亲，就在昨夜，我看见你
坐在老式的电视机前
歪着头，睡着了

样子像我那九个月大的儿子
我祈盼这是一次轮回，让我也能用一生的
爱和苦，把你养大成人

存文学讲的故事

张天寿，一个乡下放映员
他养了只八哥。在夜晚人声鼎沸的
哈尼族山寨，只要影片一停
八哥就会对着扩音器
喊上一声：“莫乱，换片啦！”
张天寿和他的八哥
走遍了莽莽苍苍的哀牢山
八哥总在前面飞，碰到人，就说
“今晚放电影，张天寿来啦！”
有时，山上雾大，八哥撞到树上
“边边，”张天寿就会在后面
喊着八哥的名字说，“雾大，慢点飞。”
八哥对影片的名字倒背如流
边飞边喊《地道战》《红灯记》
《沙家浜》……似人非人的口音
顺着山脊，传得很远。主仆俩
也藉此在阴冷的山中，为自己壮胆
有一天，走在八哥后面的张天寿
一脚踏空，与放映机一起
落入了万丈深渊，他在空中
大叫边边，可八哥一声也没听见
先期到达哈尼寨的八哥
在村口等了很久，一直没见到张天寿
只好往回飞。大雾缝合了窟窿
山谷严密得大风也难横穿……
之后的很多年，哈尼山的小道上
一直有一只八哥在飞去飞来
它总是逢人就问：“你可见到张天寿？”

005



第叁卷

问一个死人的下落，一些人
不寒而栗，一些人向它眨白眼

杀狗的过程

这应该是杀狗的
唯一方式。今天早上 10 点 25 分
在金鼎山农贸市场 3 单元
靠南的最后一个铺面前的空地上
一条狗依偎在主人的脚边，它抬着头
望着繁忙的交易区。偶尔，伸出
长长的舌头，舔一下主人的裤管
主人也用手抚摸着它的头
仿佛在为远行的孩子理顺衣领
可是，这温暖的场景并没有持续多久
主人将它的头揽进怀里
一张长长的刀叶就送进了
它的脖子。它叫着，脖子上
像系上了一条红领巾，迅速地
蹿到了店铺旁的柴堆里……
主人向它招了招手，它又爬了回来
继续依偎在主人的脚边，身体
有些抖。主人又摸了摸它的头
仿佛为受伤的孩子，清洗疤痕
但是，这也是一瞬而逝的温情
主人的刀，再一次戳进了它的脖子
力道和位置，与前次毫无区别
它叫着，脖子上像插上了
一杆红颜色的小旗子，力不从心地
蹿到了店铺旁的柴堆里
主人向它招了招手，它又爬了回来
——如此重复了 5 次，它才死在
爬向主人的路上。它的血迹
让它体味到了消亡的魔力

11 点 20 分，主人开始叫卖
因为等待，许多围观的人
还在谈论着它一次比一次减少
的抖，和它那痉挛的脊背
说它像一个回家奔丧的游子

雷平阳

1966 年秋出生于云南昭通市土城乡欧家营，1985 年毕业于昭通师专中文系。一级作家。著有《风中的群山》《云南黄昏的秩序》《天上攸乐》《我的云南血统》《雷平阳诗选》和《云南记》等作品集。

007



第叁卷

臧 棣 卷

纪念乔琪亚·奥吉芙

绚丽的花朵协助她
找到秘密的权力。作为回报
她深入沙漠，默默地
帮助花朵从芸芸众生中
独立出来，醒目于
意蕴无穷。有时，她的身体
就是一个小小的祭坛。
而她的大眼睛就像
险峻的峭壁上的鹰巢。

说她是花朵的解放者
很可能是恰当的。自助于静物——
她揭示出这样的状态
不仅仅只适用于
心灵之花。手法呢，
颇带点男子气概，
历史上也属于头一回：
她，奥吉芙，伟大的美洲人，
将花朵画得比人体还要大。

而在另几处，她画的房子
安静得像睡着了的小黄牛。
比我们所了解的任何一种悟性
还要极端：毫不含糊地，





她视自我为一次牺牲——
这方面，她在诗歌上的姐姐是
沉静的艾米莉·迪金森，
在哲学上的妹妹则是
狂热而犀利的西蒙娜·薇伊。

但又不像那非凡的两姐妹——
她对写东西多少感到羞涩，
她不知道如何应付才能让语言
看上去不是一件衣服。
此外，同那些已经画出的
和正在酝酿的花朵
达成的秘密盟约是严酷的——
绘画不能沦为替代品。
绘画中当然也有美，但必须
矛盾于劳作的洁癖。

一生中大约只有寥寥数次，
她比较过自杀与自卑，
结论呢，大部分都藏在了画布上。
像很多同行一样，一开始
她也把她的画看作是
她的孩子，把绘画比喻成分娩。
而到了晚年，她突然陷入
一种新颖的固执：她自己掏钱，
买回早年的绘画，就好像
她不是那些画的作者，
而是它们的还幸存着的女儿。

2001. 10. 2003. 5.

我喜爱蓝波的几个理由

他的名字里有蓝色的波浪，



奇异的爱恨交加，
但不伤人。浪漫起伏着，
噢，犹如一种光学现象。
至少，我喜欢这样的特例——
喜欢他们这样把他介绍过来。
他命定要出生在法国南部，
然后去巴黎，去布鲁塞尔，
去伦敦，去荒凉的非洲
寻找足够的沙子。
他们用水洗东西，而他
用成吨的沙子洗东西。
我理解这些，并喜爱
其中闪光的部分。
我不能确定，如果早生
一百年，我是否会认他作
诗歌上的兄弟。但我知道
我喜欢他，因为他说
每个人都是艺术家。
他使用的逻辑非常简单：
由于他是天才，他也在每个人身上
看到了天才。要么是潜在的，
要么是无名的。他的呼吁
简洁但是复杂：“什么？永恒。”
有趣的是，晚上睡觉时，
我偶尔会觉得他是在胡扯。
而早上醒来，沐浴在
晨光的清新中，我又意识到
他的确有先见之明。

2002. 11.

咏物诗

窗台上摆放着三颗松塔。



每颗松塔的大小
几乎完全相同，
不过，颜色却有深有浅。

每颗松塔都比我握紧的拳头
要大上不止一轮。
但我并不感到难堪，我已看出
我的拳头也是一座宝塔。

颜色深的松塔是
今年才从树上掉下的，
颜色浅的，我不便作出判断，
但我知道，它还没有浅过时间之灰。

我也知道松鼠
是如何从那浅色中获得启发
而制作它们的小皮衣的。
浅，曾经是秘诀，现在仍然是。

每颗松塔都有自己的来历，
不过，其中也有一小部分
属于来历不明。诗，也是如此。
并且，诗，不会窒息于这样的悖论。

而我正写着的诗，暗恋上
松塔那层次分明的结构——
它要求带它去看我拣拾松塔的地方，
它要求回到红松的树巅。

未名湖丛书

星期一早上。它像被风吹落的封条。
辩护词长出尾巴，在桶里弄出
几番响动。你提着桶，走在岸上，